

儿时的暑假

■张龙天

盛夏时节，最忆儿时的暑假。那时的小学是五年制，我们七岁才上小学。那时候的暑假，有满满两个月的假期，假期里，满满的全是欢乐。暑假里，我们每天除了写暑假作业外，剩下的时间就是疯玩了。村子东头就是农田，田里种着玉米，大豆，棉花等农作物，距离村子较近的小块田地，是家家户户自留的长满了番茄黄瓜豆角的菜园。那个时候，小伙伴们三五成群，去这家摘黄瓜，到那家挑甜瓜，再到另一家掰玉米，两块砖头一支，就是简易的灶台，田间地头就地取材，麦秸干草枯枝败叶，几把火一燃，就是一炉香喷喷的烤玉米。顾不上择干净玉米叶，就大口大口地啃起来，偶尔一抬头，往往就看到对方腮帮子上黑乎乎一大圈灰迹，更有吃相难看的家伙，双手拨弄着玉米棒，狼吞虎咽，一棒玉米啃完，满脸黑乎乎的，引得小伙伴们纷纷围观，继而大笑。被围观者也跟着笑，露出满嘴大白牙，好似灶火上的铁锅破了一个洞，这时小伙伴们笑得更肆意了。

午后骄阳毒辣，蝉鸣聒噪，家里面燥热难耐。小伙伴们便趁着大人们午睡的空当儿相约去村子西头的涡河里游泳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在我们村里，大人小孩几乎都会凫水，我们小孩子拿手的要数狗刨、仰泳、扎猛子了。最好玩的游戏就是水下寻宝，先由一人把一块砖头抛入水中，大家伙一块儿潜入水中寻找，谁能找到谁是赢家，获得“抛入”的资格。简单的一个游戏，我们玩得不亦乐乎，伴随着大人们喊“回家吃饭”的声音以及严厉的斥责声，我们这才意犹未尽恋恋不舍地爬上岸。

夏夜闷热，家里面又没有电风扇，村南头的池塘边成了村里人纳凉的好去处。那里杨树挺拔，枝繁叶茂，池水碧绿，蛙鸣声声，凉风习习。晚饭之后，大人小孩不约而同来到这里，一片苇席一铺，或一张木床一支，大家聚在一起闲聊，先是三皇五帝，七朝八代，然后是家长里短，庄稼收成，再者是花妖狐怪，神仙传说聊个没完。待到困了，一声睡会吧，众人这才带着倦意打声呵欠仰面躺下，一趟就是半夜。后半夜暑气消退，家里面也凉快了，众人在迷迷糊糊之中摸索着回了家，倒头再睡，一觉到天亮。

慢悠悠的日子，一如秋千架上荡漾的孩童，在欢声笑语中一下一下摇摆。终于，它送走了溽热，迎来了凉爽，然而，它也带走了我们的天堂——开学了，背起书包，走进学堂！

九月，你好！九月，老师好！

如今的村头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欢笑，现在的小孩子也没有了我们那时顽皮。他们的暑假被各种辅导班、兴趣班分割得支离破碎，面目全非；他们更是被大人们全方位地保护着——不许下河游泳，不许上马路玩耍，不许去村外撒野……村东头二环路两侧一百多米范围内，全都种上了绿化树，家家户户的小菜园早就不种了，村里人习惯了去村头超市购物，高粱、绿豆、棉花也都不种了，只有大豆和玉米这两样懒庄稼年复一年，壮年人大都外出经商或打工，守着村里的只有老人和儿童。

回不去的童年，难以忘却的暑假。即便是往日聒噪的蝉鸣，今天听起来竟然分外好听。对了，我们小时候喜欢捉知了，今天的小孩更喜欢捉爬蚱。



思念一只喜鹊

■焦辉

我刚到北京时住在窦店镇振兴花园小区。五楼，两室一厅，月租金一千二。现在月租金应该一千八了。

我住那间靠北，时常能看见飞机银色的羽翼掠过楼角。小区墙外是片小树林，鸟声常常鼎沸。我喜欢开窗通风，有时粗心会忘关纱窗。屋子不大，倒也弄得整洁，还匠心养了几盆绿萝。

有次周末赖床，听见窸窸窣窣地声响。睁眼看，生出惊奇。原来是一只喜鹊造访。它站在我头边不远的方桌上，正喝瓷碗里的水。我生平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察一只喜鹊。它头、颈、背、长尾巴是黑色，自前往后流畅地呈现出紫、蓝、绿等光泽；双翅黑色而在翼肩有一大块白色；嘴、腿、脚黑色；腹面以胸为界，前黑后白。喜鹊是吉祥鸟，凡是吉庆的事物，都会让人喜爱。我心中升腾起喜悦，似乎未来明朗了，是美好和幸福。

我刚到北京，很多事情是艰难的。虽然有在家乡办刊物的经验和一些粗浅的文字功底，但在人才济济的北京图书公司像个小学生。生活方面也需要学习。我要像一棵树，到了一个新地方，要沉稳地努力，把根深深扎进土壤里。

我轻轻地动了下，想慢慢坐起来。喜鹊警觉地飞走了。

我有点懊悔，更生出发盼。去上班时开了半扇窗，故意不拉纱窗，给瓷碗盛上半碗清水，放在方桌上，又揉碎了块饼干。晚上回来，发现

碗里的水基本没了，碎饼干剩下不少。

我去超市花鸟鱼专区，买了些鸟食。早上离开时，我照旧往桌上放半碗清水，撒了些鸟食。晚上回来，水基本没了，鸟食也没剩几粒。我一天的疲惫烟消云散，内心深处有着喜悦和温柔。

周六上午九点多，扑棱棱一阵拍打翅膀的声响。我睁开眼睛，喜鹊来了。它喝点水，啄点鸟食，然后在桌子上蹦蹦跳跳。突然，它竟跳进瓷碗里，开始扑扑喇喇玩水，也许是吃饱喝足心情好想要洗个澡吧。它闹腾了一会儿，大概是累了，站在碗沿打盹。过了几分钟，它飞走了，还喳喳叫了几声。我高兴地从床上跳起来。从此，有喜鹊陪伴的日子（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陪伴吧），温暖明媚。大半年很快过去，我升职为项目部主管。

公司搬迁了，又找了新的宿舍。行政部同事与房东对接后，退租了，通知我和住在另一间房的同事小吴搬到新宿舍。搬进新宿舍，我要了房东的电话，专程跑去见了房东，告诉他喜鹊的事。他有点惊奇。我反复强调，喜鹊能带来吉祥。房东点头，说有租客时，会告诉他们照顾喜鹊。

我离开振兴花园时，两眼泪。

时间过去一年多了，其间我不敢打电话问房东，新租客能不能好好照顾喜鹊。我相信谁也不会去伤害一只象征吉祥的鸟儿。但又怕，怕说喜鹊受惊吓早已经不回来了。

我时常会想起那只喜鹊，任思念轻轻弹拨心的琴弦。

